



一个人

一本书

一部电影

还有一段音乐

.....

小凤丢手绢

——寻问当代

26位先锋人物

金小凤 著

A 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小凤丢手绢

——寻问当代 26 位先锋人物

金小凤 著

A 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小凤丢手绢

——寻问当代 26 位先锋人物

金小凤 著

B 卷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小凤丢手绢——寻问当代 26 位先锋人物 (A、B 卷) / 金小凤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3-700-4

I. 小... II. 金... III. 文化—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8954 号

责任编辑 汪稼明 蔡立国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曹凌志 覃峥嵘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 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80 × 230 毫米

32.5 印张 300 幅图 400 千字 附光盘 2 张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66.00 元(A、B 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一

声音的陷阱

温普林

小凤的声音是无法拒绝的，就像我第一次没有拒绝她的访谈一样，我又答应了她另外的两个要求，一是为她的书画一幅漫画，二是写一篇序。画漫画容易，写序就难了，只好把仅有的一面之缘的回忆拿来充数。

最早是山东的艺术家高航给我打来电话，说是一位电台女记者想要采访我，她的名字叫小凤。说实话，要不是高航向来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下意识中已经觉得这是个玩笑，一个前卫艺术的行为。想想看，这年头哪有给孩子起这么个名字的，人家小狗起名都叫“刀勒”、“泰戈尔”什么的了。

没多久，小凤就像一首回娘家的歌中唱到的一样登门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只不过右手拎的还是一只鸡。真是名实相符的纯朴，这位美丽大方的山东大妞儿，像葱白儿似的健康，第一眼望去便没了陌生感，只把她当了没见过面的远房亲戚。后来她讲，那一天是她今年最后一天穿裙子，忍着北京深秋的寒冷，她还是着实捣饰了一番。看起来小凤是很刻意于她的每次亮相的，不过我想拎两只鸡的行为只可能是来我这乡间农舍。

没聊几句废话，小凤就掏出了吱嘎乱响的破录音机，越发看着跟假的似的。小凤解释说，高级的数码录音机她也有，但是数字化的东西靠

不住，都是虚拟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蒸发。于是就在她“近点儿，再近点儿，您能不能再近点儿？”的要求下，不知不觉我俩已摆正了一个促膝谈心的造型。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美眉的一贯伎俩，但对我而言却实在是生效的，因为瞬间便没了距离感。结果怎样呢？就像笑话里说的，敌人给我施了美人计，我就将计就计——结果还是中计。一句话，在小凤精心构筑的语言陷阱中我基本上全招啦！要是倒退到“文革”，这份交待材料可谓是思想反动作风淫秽，充分暴露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

回想一下，小凤的案头工作做得是很细的，有点儿当年专案组内查外调的功夫，提的问题全跟知己似的，让你没法回避，再加上一脸专注倾听的表情跟催眠术一样，恐怕没有几个立场坚定的家伙竟然还不信口开河的。相比之下，央视的某些名嘴大腕主持，总是习惯于卖弄自己的风采和学识，所有的嘉宾到了他们的前面都变成了弱智。比如他会问：您的书表现了后现代的什么的什么的什么，我觉得简直是太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怎么样了！是吧？于是本来很智慧的一个家伙只有说一句“Yes”的份了。

访谈之道，贵在访，在逗，在引蛇出洞，在于激发起被访者的谈兴。说实话，当我面对着青春亮丽、聪慧动人的小凤姑娘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访谈还是要广播给人民大众听的，我眼中只是她个人而已，所以广播出去后，每个听众也许就像一个无意中听到了别人谈话的第三者，总会有些意想不到的兴奋和快感吧？而且能够作为嘉宾来到小凤直播室的人，大多是有得说也善于说的，也许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贫嘴儿和话痨。

不认识小凤，不知道天下还有那么多人执着地守候在收音机旁，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竟然其中许多还是年轻人！看来，以后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听听收音机了。就在不久前，我对孩子们学外语用的收录机产生了一点儿兴趣，他们睡下去以后我随便地拨弄着玩儿，调到的第一个清晰的播段正在耐心地指导着一周几次组织生活才有助于中老年前列腺的问题，我媳妇儿当即对我进行了规劝：你千万别沾上收音机，没看所有离退休老干部都爱听收音机吗？现在好了，我可以拿着小凤转来的听众来信跟她炫耀，谁说听收音机的都是老头儿？

知道了真有人认真听，也知道了小凤还要把节目做成出版物，难免

有了一点儿紧张。我并不是担心自己的胡说八道暴露了军事秘密，主要是我向来是比较怀疑访谈类书籍的。我一向认为访谈这种方式是种危险的陷阱，访问者可以先入为主地设定谈话的基调儿，决定了把你作为哪一类货色推销给大众，而被访者呢，也完全可以利用访谈者，编点儿瞎话蒙人。只要是所谓的名流、大腕，两个人坐一下午，的B的B地就能出一本厚书了。古人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年头好了，多看几本访谈的书，连下辈子都不必读书了。而且这种谈话很可能产生误导，使不能明辨是非的读者误入歧途。

按理说给小风的这本书写序是不该说这番话的，毕竟本人也混在这一堆儿里，岂不是自揭老底。但是既然想到了就不能不说实话。原以为哪说哪了的勾当却要公之于众，那么是骡子是马就只有拉出来遛遛了。提前给读者们提个醒儿，千万别轻易上了这些大尾巴狼的当。

我不知道书中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侃了些什么，从小风报来的名字看都会是些很有意思的人，小风真本事拉出了这么一长串儿大脑袋陪她玩儿，于是我也就有了漫画的主题，丢哇、丢哇、丢手绢，围着小风转圈圈儿……



序二

在夜行火车上

小 凤

每次外出采访，我总是选择夜行火车，裹着卧铺上脏兮兮的毛毯，吃下一片安眠药，醒来已经是另外一个地方，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在黑暗中似乎都被缩短，离家奔波的痛苦也就不像在白天那么醒目。

是的，我已经厌倦了采访的生活，就像士兵厌倦了战争，因为战线太长，而且永无宁日，但是，我又不能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一样永别我的采访机，因为这里不仅寄托着我每日生存的食粮，还寄托着我的光荣和理想，所以当远方又一个新的采访人物激动着我的时候，我便在又一个到来的黑夜出发了。

《小凤直播室》是我从1999年开始独立策划制作的一档人文访谈节目，每一位来节目倾谈的嘉宾都必须随身带一本书，一部电影和一段音乐，这种三段式的结构使谈话本身具有一种迷人的丰富性和跳跃的节奏感，以至于我至今仍然深深迷恋当初突发奇想的这个创意，并且天真地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放弃。

我选择嘉宾的眼光也越来越刁钻，我只想让中国最优秀最本真最健康最有趣的心灵在这里相遇，不在乎他是地上地下，主流另类：我曾经在马路上拣来一个人做节目，他同样打动了所有的听众。

有一天一个在报社工作的、我从没有见过的听友在信中告诉我：“我

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如小凤这样依靠诚实的付出生存，而不是依靠他人的愚蠢和制度的疏漏。”那一刻，我有一种惊讶，我知道在节目里我是藏不住的，我的苍白，我的努力。

现在我正在夜行的火车上，我就要回来，带给你那些关于爱与恨，乐与伤，以及战胜死亡和恐惧的故事——这些也许来自嘉宾本身的经历和回忆，也许来自他选择的电影、书籍和音乐——总之，这一切最终都是关于人，关于人的本质。我愿和你一起在这里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自己生存的境况以及思考怎样更好地活着。

深夜里，看月光斑驳的影子，
看它们在眼前摇曳，
岁月就这样慢慢地从手中溜走，
走的不留痕迹。
每个繁华的都市背后，
都有一些寂寞的灵魂，
在夜色下，他们汇聚又分离。
城市的心情，
就在这些灵魂的手中演绎。

小凤直播室

——摇曳的城市精灵

目 录

序一 声音的陷阱	温普林	1
序二 在夜行的火车上	小 风	4

A 卷

盲流艺术家	温普林	聊斋志异 / 鹿鼎记 / 林冲夜奔	1
诗 人	西 川	水浒传 / 追捕 / 王菲	35
独立导演	贾樟柯	聊斋志异 / 黄土地 / 崔健	61
诗人 作家	尹丽川	小偷日记 / 新桥恋人 / 大门	93
电台主持	叶 沙	小王子 笔记本 / 艾滋病人 心动 / 寓言	115
乐评人	郝 舫	个人印象 / 银翼杀手 / 大门	135
诗人 作家	金海曙	我爱美元 / 教室别恋 / 零档案	153
先锋戏剧导演	孟京辉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 卓别林 / 鲍勃·迪伦	163
经济学家	薛兆丰	大英百科全书 / 信是有缘 / 巴赫	183
音乐怪才	胡嗎個	青铜时代 / 十诫 / 平克·弗洛伊德	197
白天少年 VS 黑夜少年	戈多 毛毛嘴对嘴	挪威的森林 / 大话西游 / 优客李林	225

B 卷

作家 导演	朱 文	释迦牟尼传 / 坎特伯雷故事集 / 左小祖咒	253
作 家	马 原	红字 / 暴雨将至 / 毛主席语录歌	275
诗 人	于 坚	约翰·克利斯朵夫 / 破浪 / 谢南多	295
作 家	周洁茹	黄金时代 / 香港制造 / 故事	311
图书策划人	甘 琦	约翰·克利斯朵夫 / 布拉格之恋 / 阳关三叠	327
学 者	王岳川	书写与差异 / 荆棘鸟 / 肖斯塔科维奇	347
乐评人	颜 峻	性史 / 铁男 / 齐柏林飞船	367
先锋戏剧导演	牟 森	未来英雄 / 名流 / 致敬	387
摇滚乐手	刘冬虹	第二十二条军规 / 小武 / 黑色骑士	405
摇滚出品人	沈黎晖	??? / 猜火车 / 威猛乐队	421
诗 人	欧阳江河	比萨诗章 / 尤里西斯的凝视 / 米凯兰杰利	437
唱片DJ	张有待	生活在别处 / 直到世界末日 / 比利·乔	455
网络写手 VS 电视编剧	育森 白眉嘴对嘴	习惯死亡 / 吸血惊情四百年 / 涅槃	469
		黄金时代 / 一树梨花压海棠 / 心太软	

附 录

说些小凤的坏话	戈 多	497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毛 毛	500
小凤直播室论坛“等待小凤”网友帖子选登		
小凤直播室听友见面会守则	花比傲	502
关于“小凤”的词语解释	东写西读	503
唱出对台戏——小凤莫看!	菜鸟粥	504
小凤直播室的四个“二律悖反”	大国小民	505

盲流艺术家

温普林

小凤芸手编

聊斋志异
鹿鼎记
林冲夜奔



温普林，前卫艺术家。满族，1957年生于沈阳。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执教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7年作为独立制片人，拍摄有关中国现代艺术的记录片。1988年组织过包扎长城的大型现代艺术活动“大地震”。1989年开始陆续在西藏漂泊将近10年，拍摄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后来创办了北京风马旗影视制作公

司，以记载灵魂栖居之地——西藏，并出版了随笔集《苦修者的圣地》、《茫茫转经路》、《巴伽活佛》。

如今，温老大除了每年到西藏蹲两个月，然后到各大学云游讲学——比如说，到清华大学的文学院给学生们讲讲莎士比亚——其他大部分的时间便隐居在京郊西下清河8号，迎天下客，唠天下嗑，以搜集思想为乐。不久前，老大以一部新著《江湖飘》戏说前卫江湖108条好汉，一时更是四方响应，震撼不小。

我的绝望是自我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固执——世俗生活是铁定了的没有前景。

—— 温普林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几个人能彻底摆脱生存的压力和时间的催逼,安安心心地晒太阳?那个一生在权力和暴力中征战的西西里岛的教父,在日渐衰老,将家族首领的位置传给儿子之后,终于能坐在摇椅里晒太阳了,最后当他在金黄的阳光里死去,只留下一声轻轻的叹息:“生活是这样的美丽!”而在京郊西下清河8号,也住着一位“江湖老大”,这个半生在女人和艺术之间盲流的爷们儿,如今也如离退休的老红军一般,每天在他的长满青草的院子里懒散地晒着太阳。他仿佛可以看见阳光在指缝间一点一点地漏掉,儿女们在夕光里的笑容,如同来自天界一般慰藉着他的惆怅。只是奇怪,他一点也不见老,时间的概念对于他似乎已经不再存在。

不良少年、小画痞、大学班长(主要职责是帮同学打架)、外汇倒爷、被勒令停课的教工、盲流先行者、西藏“地头蛇”,如果把这些东西记在一个人的档案里,没人会相信这是一个“好人”。然而,温普林的确是一个好人,尤其在西藏,那些熟悉热爱他的藏胞甚至把他看成传说中的精灵,在寒冷的雪域高原,他们围着牛粪火在半真半假地讲述着他的故事,塑造着他们想像中的“嘎松泽仁”。“嘎松泽仁”这是巴伽活佛给温普林取的藏族名字,意思就是健康长寿。

据说,天下人分四种:正经的、不正经的、假正经的、假不正经的。如果问温普林——“温老大”算哪一种,在我看来,他是有时正经,有时不正经,最多的时候是假不正经,但是老大绝对不是假正经。

在节目3周年的时候,我根据听友的网上投票做了一台搞笑虚拟颁奖礼,温普林这位“前卫遗老”以遥遥领先的得票率,勇夺“最佳节目”和“最佳男嘉宾”两项大奖。当我所有的听众透过老大的嬉笑怒骂,看到他内心“彤云低锁山河暗”的忧伤,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上集：贫嘴温普林的幸福生活

有这么件事，一个记者提着两只活的三黄鸡，去拜见隐居在北京郊区传说中的一位江湖老大，结果在长满荒草的园子里，老大亲自给这两只鸡松绑，并且抱起其中的一只，与其四目相对，然后用十分忧郁的声调说：“哎呀，这只鸡的眼睛怎么坏了，一会儿该给它抹点眼药水了。”这一刻，令这个记者十分汗颜，原来她还以为那晚可以在老大家里吃到现杀活鸡呢！她忘了，老大曾经在西藏闯荡7年，虽然他本人没有皈依佛门，但是往来许多高僧大德，也熏染了一些众生平等、万物有灵的慈悲情怀，怎么可能对两只可怜的鸡下毒手？看来并非所有的老大都是心狠手辣。

这个老大就是前卫艺术家温普林，而这个记者，不好意思就是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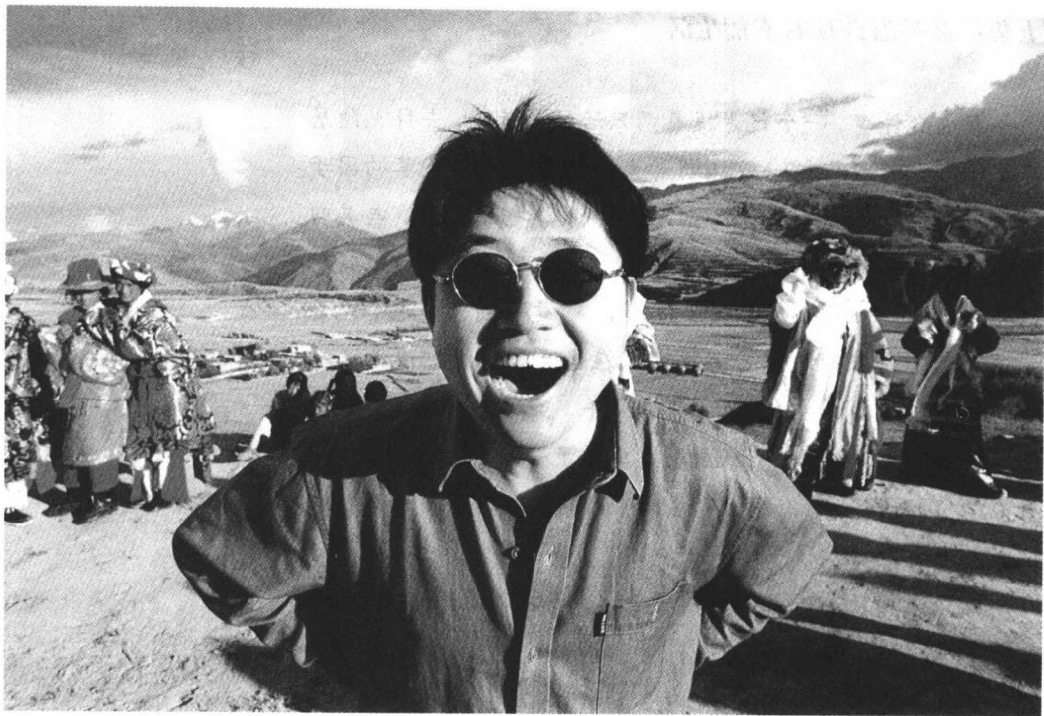
动物庄园

凤：我是走了好远的地方，好不容易才进村找到了西下清河8号。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很农民呢？

温：我一直就很农民。农民——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来讲，就是没有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没有什么劳保、公费医疗。但是他们有土地，他们有闲散的生活，他们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浪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就是标准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一直迷恋土地，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最缺乏的是私人空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大会里住得很

富有，其实我觉得，最令我感到不舒服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领地，不能像农民一样，房前房后，种花种豆。你看我在北京就在乡下住，而且一年有很多时间我在外头，也都是跟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凤：刚才在来的路上，我办了一件特别愚蠢的事情：我看到马路边上有卖鸡的，正好又是过节，所以我就想给老大提两只鸡过来吧。结果，这鸡落到老大手里之后就特别幸福，现在它们正在满院子欢跑着呢。这两只鸡一定不会让你杀了吃了吧？



1999年，温普林在康区。

温：肯定的，这两只鸡就变成“放生鸡”了。拉萨有个小山头，是功德林寺庙，那里面就有很多鸡，那些鸡自由得像鸟似的，在树上飞来飞去地玩，见到人也不怕，后来我一问，这就是“放生鸡”。当然我很伪善了，因为鸡大腿我照吃，鸡蛋也照吃，但是在家里肯定不会杀生的。我们家孩子多，有两只鸡等于多了两个宠物，也挺好玩的，很感谢你。

凤：我看你院子里什么猫呀狗的，跟开动物庄园似的。

温：以前还有两匹马。我今天刚接到

一个朋友的电话，人家是真正的马场主，听说我养了两匹马，就想以马会友。我就跟他逗乐，我说，我是“浪有虚名”，我其实不过就是以前养过两匹牲口，跟他们资产阶级俱乐部的所谓的马，昂首阔步的，像缎子一样的……

凤：所谓的“骏马”。

温：对，“骏马”，会走舞步的马，跟那个完全不一样。

凤：你们家就是两匹癞马。

温：对，就是两匹土马，纯属牲口，而且我还骑着牲口把自己摔骨折了。（笑）

凤：怪不得我今天看你走路的时候有点一瘸一拐的，是不是就是那次摔的？

温：这不是那次。反正浑身伤都挺多的。像我过这种生活的男人，临死的时候浑身溜光顺滑，一个疤痢痂子也没有，显然不现实，居然今天还能很自由地喘气，我已经很感谢老天了。你想我们这种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属于“盲流”，小时候是“盲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变成了“盲流艺术家”（笑），东跑西跑，常年在野外，肯定容易出点小意外。

“江湖老大”

凤：你在前卫江湖里，人称“温老大”。我觉得一说起来江湖老大都是双手沾满鲜血，至少自己身上要带几条人命的，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混成老大的？

温：其实这也是江湖上的一个误读，跟黑社会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是东北人，东北人的排行就是这样，我就是行大，我和我弟弟都是在北京念的书，然后去西藏拍纪录片，这么多年我们在这点上还是比较传统，习惯上总这么喊——老大、老二。

凤：在自己家里这么喊，怎么就喊到圈子里去了？

温：因为我们兄弟俩一直在一起，为

了习惯，一帮哥们在一起就容易喊成老大、老二。以前也闹过类似的笑话，我们以前在城里租房子的時候，我们一帮年轻人住在一起，你看，叫老大的有，叫老二的有，我们有个朋友叫小三，还有一个叫小五，他大名叫曲小五，那个叫小三的叫李小三，你看，老大、老二、小三、小五……

凤：老四上哪儿去了？

温：所以开电梯的就悄悄地问：“你老四是不是进去了？”因为我们的造型完全不是一个风格的，让人一看觉得肯定是拜把子的。我估计开电梯的那哥们也是老江湖，表示很理解：“你老四是不是进去了？”

凤：（笑）特神秘。

不良少年研究“生”

凤：我听说你高考的时候考了4年才考上中央美院的，我以前知道的最多有考3年的，在我的记忆里，你属于“破记录”。

温：我是这样的，头3年我是考的鲁迅美术学院，因为我是沈阳人嘛。你也知道“文革”后期一般的人要是想改变命运的话，要么就学乐器，想办法考上样板团，要么你就画小人去搞宣传，搞大批判什么的。

凤：你就画小人了？